

·临床研究·

本文引用: 李 岩, 曲嵩霖, 孙旭升, 袁颖超, 刘寨华, 曹洪欣. 曹洪欣因势利导运用透邪解毒法经验[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5, 45(11): 2202–2206.

曹洪欣因势利导运用透邪解毒法经验

李 岩¹, 曲嵩霖², 孙旭升¹, 袁颖超², 刘寨华^{2*}, 曹洪欣^{2*}

1.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2.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摘要〕透邪解毒法是曹洪欣教授基于中医疫病诊疗模式及临床实践提出的治法, 其核心在于顺应生命与疾病之势“透邪外达”与“解毒扶正”。本文基于因势利导理念, 阐释其在透邪解毒法中的运用, 通过分析透邪解毒法“顺势祛邪”“截势防变”“扶正调势”的应用策略, 揭示其如何通过顺应病位、病性、病势、时令、地域等方面动态调整治则以适应疫病证候演变规律, 并附验案 1 则, 总结曹洪欣教授因势利导运用透邪解毒法的治疗思路和经验, 以期为提高中医防治疫病能力提供实践与理论支撑。

〔关键词〕因势利导; 透邪解毒; 治法; 疫病; 名医经验; 曹洪欣

〔中图分类号〕R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doi:10.3969/j.issn.1674-070X.2025.11.025

Harnessing the trend: CAO Hongxin's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athogen-expelling and toxin-removing therapy

LI Yan¹, QU Songlin², SUN Xusheng¹, YUAN Yingchao², LIU Zhaihua^{2*}, CAO Hongxin^{2*}

1.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40, China; 2. Institute of Basic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The method of expelling pathogens and removing toxins is a therapeutic approach proposed by Professor CAO Hongxin based on the TCM model for epidemic diseas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his clinical practice. Its core principle lies in adapting to the trend of life and disease to "release pathogens outward" and "remove toxins and strengthen healthy qi".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arnessing the trend", this paper elucidates its application in the method of expelling pathogens and removing toxins. By analyzing the therapeutic strategies of "eliminating pathogens by following the pathogenic trend", "intercepting the disease progression to prevent deterioration", and "strengthening healthy qi to restore balance", it illustrates how this approach dynamically adapts treatment principl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sease location, nature, progression, seasonal changes,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to align with the evolving patterns of epidemic diseases. Including a verified medical record, the study summarizes Professor CAO's clinical reasoning and experience in applying this method through harnessing the trend, aiming to provide both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enhancing the capacity of TCM in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epidemic diseases.

〔Keywords〕harnessing the trend; expelling pathogens and removing toxins; therapeutic method; epidemic disease; famous doctor's experience; CAO Hongxin

中医诊治疫病常综合自然界气候变化、地理环境、人的身体状况与疾病演变规律, 注重“因时、因地、因人、因病”等方面综合分析, 以扶正祛邪为法

则, 调动体内抗病能力与抗病毒、抗细菌作用相结合, 有利于早期干预, 从而达到及时有效防治疾病的目的^[1]。透邪解毒法是曹洪欣教授基于中医疫病诊

〔收稿日期〕2025-06-13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医药现代化”重点专项(2023YFC3503400)。

〔通信作者〕* 曹洪欣, 男, 博士, 二级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E-mail: caohx898@163.com; 刘寨华, 女, 博士, 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导师, E-mail: lzh-lihh@163.com。

疗模式及大量临床实践提出的治法,其作用是透邪外达、益气解毒、扶正祛邪,一方面透邪出表、使邪有出路,另一方面扶助正气、祛邪外出,主要用于外邪或疫毒邪气侵犯人体所致的疾病,常用于治疗感冒高热、疱疹性咽峡炎等多种呼吸道病毒感染性疾病,代表方剂如金柴饮、升降散、荆防败毒散等。

因势利导作为中医治疗的重要原则,在诸多治法中均有体现,透邪解毒法便是其中之一。透邪解毒法,透邪为先,宣透气机,引邪外出,使邪毒有路外出,同时与解毒法并用,追逐荡伐,歼灭毒邪,既助正气祛邪外出之势,又防关门留寇之患。透邪与解毒并举,透中有清,清中寓透,使毒邪得解、邪气得出^[2]。因势利导理念指导如何依据人体生理病理特点、疾病发展态势等,合理运用透邪解毒法,以达到最佳治疗效果。

曹洪欣教授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代表性传承人,在运用透邪解毒法防治 SARS、流行性感冒、新冠病毒感染等呼吸道病毒感染性疾病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笔者有幸跟师学习,现将曹洪欣教授因势利导运用透邪解毒法经验总结如下,以飨同道。

1 因势利导的哲学渊源与中医理论传承

1.1 《黄帝内经》与先秦哲学中“势”的概念

先秦哲学中的“势”包含自然规律与动态平衡的辩证思想,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提出“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强调借势而为、因势利导,其核心在于“顺其势而导之”,即顺应事物发展规律将其向有利方向引导。《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首先将“因势利导”引入中医指导疾病治疗,如“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等,强调顺应疾病发展态势以制定针对性治法。在中医学领域,“势”涵盖了人体生命之势、健康状态之势、疾病发展之势、时令地域之势等多个方面。“因势”即依据这些不同的“势”,“利导”则是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如通过“察势、顺势、调势、截势”等方式使治疗过程符合自然规律与人体自身调节机制,从而达到祛邪扶正的目的。这种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医对生命、健康与疾病关系的深刻洞察,以及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与运用。

1.2 后世医家对因势利导的实践运用

张仲景《伤寒论》首创“六经辨证”,以六经传变规律为框架,将因势利导应用于临床实践,依据病位之势的不同,如表里、上下等,选择汗、吐、下、和等治法。温病学派进一步深化“势”的内涵,如吴又可《温疫论·瘟疫初起》中针对疫病初期“邪伏膜原”特点创制达原饮,透达膜原以“透邪”,辟秽化浊以“解毒”,开其郁闭之势,透解瘟疫之毒。叶天士提出“透热转气”,强调根据温邪深浅调整透解策略,再根据卫、气、营、血不同阶段的特性分而治之。周学海在《读医随笔·敛散升降四治说略》中亦将因势利导运用到临床诊治具体病证:“邪在上脘,愠愠欲吐,是欲升不遂也,则因而吐之;邪在大肠,里急后重,是欲下不畅也,则因而利之。此顺乎病之势而利导之之治也。”这些理论不仅是后世医家对因势利导思想的发挥,也为透邪解毒法中“透”与“解”的协同运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2 透邪解毒法中因势利导的应用

2.1 顺势祛邪,动态把握疾病演变规律

疫病的发生与发展主要是邪气作用于机体的损害与正气抗损害之间的矛盾交争过程。若人体脏腑、经络及气血津液充盛,则正气旺盛,可抵御、消除病邪,正能胜邪,为顺势。故顺势祛邪既包括顺生理之势,以恢复脏腑生理功能,激发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又包括控制病理之势,使病邪由深及浅,或由急至缓,或由逆返顺,从而祛邪外出,使邪去正安^[3]。因疫毒邪气侵袭肺卫,易伤肺脏,使肺气郁遏,卫气郁闭,从而影响肺主气、司呼吸与宣发肃降功能,故治疗应注重顺应肺脏生理特性,宣畅肺之气机,以恢复其生理功能。透法常以轻清宣透之品引邪外出,正合肺之特性,使肺气得宣,卫气开散,透邪外出。病势是指疾病发生发展呈现的总态势,主要包括病情的轻重缓急、发展演变趋势及病证动态之势等^[4]。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曹洪欣教授以透邪解毒法为基础创制金柴饮而发挥重要作用,该方是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味而成,由柴胡、黄芩、法半夏、党参、浙贝母、荆芥、金银花、连翘、茯苓、甘草和生姜组成,临证灵活加减运用,具有和解少阳、透邪解毒、宣肺益气、祛邪扶正的功效。金柴饮中柴胡升发人体阳气,使卫阳有力,防

御外邪侵袭;党参、茯苓、甘草既能益气扶正,又能助祛邪外出;法半夏和胃降逆止呕,生姜温中散寒;荆芥、浙贝母、黄芩等既能疏风宣肺化痰,又能开肺气郁闭,以复肺气之宣降;金银花、连翘在透散表邪的同时,又兼顾疫毒邪气易挟秽浊之气的特点,透散与清解相合而发挥透邪解毒之效^[5]。全方既顺应机体抗邪之势而利导,又控制病势之所向而驱邪,从而达到顺势祛邪的目的^[6]。

2.2 截势防变,阻断病势传变

《灵枢·逆顺》强调:“上工治未病。”《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曰:“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亦有“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记载。可见截势防变在中医治疗疾病时的重要性。截势防变的核心在于先证而治,强调在疾病初期即截断病邪,阻止疾病进一步发展^[7]。外感瘟疫邪气入里易影响肺气之宣降,使气机怫郁,邪毒内郁。然肺气怫郁,卫气外闭,又阻碍正气抗邪外出,邪毒不得外达,而内陷于里,致变证丛生。透邪解毒法正是针对邪毒内郁、易于传变这一病机特点,一则开宣肺卫,解表邪之郁闭,引病邪由深出浅,透邪外出,不致变生他证;二则解毒祛邪,除内郁之毒邪,使已成之邪毒内清外透,透邪与解毒并举,透中有清,清中寓透,使毒邪得解,邪气得出。正如《温热逢源·伏温化热内陷手足厥阴发痉厥昏蒙等证》指出:“热已陷营阴,而邪之走于经者,表气尚郁而不达,宜于凉营中再参透表。”截势防变逆疾病传变之势,而顺人体正气抗邪外出之势,协调局部逆势与整体顺势的辩证关系,成为阻断病势传变的关键节点。截势防变的运用是在全面认识疾病传变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只有充分掌握疾病的病机特点及传变规律,才能早期干预,截断病势,防止传变,从而取得满意疗效^[8]。

2.3 扶正调势,平衡祛邪与扶正的动态关系

临证运用透邪解毒法时,应根据气血虚实调整扶正力度,平衡祛邪与扶正的动态关系,当以“透不伤正,解不伐胃”为基本原则。将疾病发展过程视为邪正斗争过程,邪正双方力量的强弱决定疾病的发展趋势和转归预后等多个方面。外邪侵袭是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故初期当以祛邪为主,且祛邪“务尽务早”,方能使邪去而病愈。《素问·刺法论篇》曰“正

气存内,邪不可干”,意指人体正气充足可抵御外邪侵袭,人不患病。可见当病邪侵犯人体时,邪实和正虚同时存在。如何判断邪正斗争的趋势,平衡祛邪与扶正力度,成为治疗疾病的关键。邪实者以祛邪为主兼以扶正,截断病邪;本虚者以扶正为主兼以祛邪,防邪传变;虚实夹杂者攻补兼施,两擅其功。如在疫病防治中,可适当增加解毒与化痰祛湿药味与药量^[9],通过方药配伍及用量加减变化,调整祛邪与扶正力度,更能体现中医辨证论治的特点和优势。疾病日久正气亏虚或正虚邪恋,常可致气耗、津伤、阴损,故于扶正药中加入少量透邪之品,可扶正透邪,如养阴透邪之青蒿鳖甲汤、益气透邪之竹叶石膏汤等。吴又可治疫顾护胃气,叶天士治温顾护阴津,亦是扶正透邪思想的体现^[10]。

3 因势利导在透邪解毒法中的具体体现

3.1 顺应病位透邪解毒

邪气侵犯人体,病位有表里、上下之区分,亦有经络、脏腑之不同。邪气客于不同部位,亦是病理趋势的客观反映,运用透邪解毒法时首当明确病位,病位不同,立法用药各异,治疗时应根据具体部位采取相应的治法,因势利导,顺势祛邪,及时祛邪毒外出,以缩短疗程,提高治疗效果。正如《温病条辨·中焦篇》云:“逐邪者,随其性而宣泄之,就其近而引导之。”如疫邪发病迅速,传染性强,常常感染后立即发病,外邪袭表,直入半表半里,出现太阳少阳合病、少阳阳明合病以及三阳合病,患者恶寒发热,或不发热,或高热,兼有咳嗽痰少或黏痰、周身乏力等临床症状^[6]。疫病毒邪侵袭,病变脏腑在肺,病位虽涉及三阳经,但少阳位于太阳与阳明之间,谓之半表半里,既为三阳枢机又属阴阳交界,病位主要在少阳。故金柴饮以小柴胡汤为基础方加减而成,可透少阳经之邪,清少阳经之热,和解表里寒热,扶正透邪解毒。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曰:“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当邪气初犯人体肌表时,病位在表,宜用发汗之法使病邪随汗而解,即根据邪气部位因势利导采取汗法,使邪气尽快排出体外,以免病邪深入而损伤人体正气。透邪解毒法在继承汗法的基础上,结合温病学发展,提出在运用辛温、辛凉、疏风等药物“汗而发之”同时,应将解表、解毒与扶正组合,使气机宣畅、

腠理疏通、营卫调和,使正气祛邪外达,为邪从外解创造有利条件,从而达到透邪外出的目的。如《温病条辨·上焦篇》言:“温病亦喜汗解,最忌发汗,只许辛凉解肌,辛温又不可用。妙在导邪外出,俾营卫气血调和,自然得汗,不必强责其汗也。”

3.2 明辨病性透邪解毒

透邪不单指发汗,解毒亦不局限于苦寒清热,透邪解毒法需在辨明病性的基础上灵活应用。顺应病性透邪解毒即辨病之寒热虚实,分清其性属温热、湿热或寒湿等,随性透解。病性属热者,虽当遵从“热者寒之”基本原则进行施治,但一见有热便投苦寒,不分病邪虚实及是否兼夹他邪,迳予清热解毒是为失治误治,病必不去。温热毒邪壅盛,常易伤阴导致阴气亏虚,故不宜单纯清热解毒,而须在清热解毒的同时兼顾阴气的不足,同时稍加辛凉清解之品透热外出,共奏清热解毒、助正透邪之功^[1]。湿热或暑热之邪伤人,形成湿热弥漫之证,常易壅滞气机,阳气不得宣布,卫气闭遏不行,故治疗常以芳香化湿、辛散疏透调理气机升降出入为主,藉调气机之方药,奏化湿泄热之功效,寓祛邪于调畅之中,灵活运用透邪解毒法。风寒或寒湿之邪侵袭人体,常可致卫阳被遏、阳气不足,故不宜单纯温散其寒,还须兼顾阳气不足,散寒的同时配以温补阳气或温阳化湿之品,使祛邪而不伤正、温补而不留邪^[12]。

3.3 顺应时令地域透邪解毒

3.3.1 因时制宜 时令气候变化对人体生理病理有着重要影响。温病有“时令病”之称,由于四时气候特点及变化各不相同,致病的温病邪气各有特性,导致的病证也各不相同,故发病时令通常作为诊断的重要依据。《时病论·小序》有言:“是为时医必识时令,因时令而治时病,治时病而用时方,且防其何时而变,决其何时而解,随时斟酌。”如新冠病毒感染流行于己亥冬、庚子春,结合季节气候,发病特点与临床表现等,综合分析认为其病性以“寒”为主,兼夹湿邪,寒湿并作,属“寒疫”“湿疫”范畴^[13]。《金匱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载:“问曰:有至而未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何谓也?师曰:冬至之后,甲子夜半少阳起,少阳之时,阳始生,天得温和……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为至而不去也。”“至而不至”及“至而不去”均可导致寒冷太过,非其

时而有其气,则易耗伤人体正气,并导致邪毒疫病之气流行。新冠病毒感染最初发生于冬春之际,气候寒湿且多风,此时人体生理上属少阳,阳气生发。故曹洪欣教授结合其发病时令、病邪特点及临床表现等,创制金柴饮施治,其功效一可升发人体阳气、祛邪避秽,二可解寒湿之毒、解毒防疫,三可疏风宣肺以避免外邪袭肺,四可和解少阳以疏肝健脾、调畅气机^[9]。该方既能改善临床症状,缩短发热时间,促进炎症吸收与病毒核酸转阴,又能适当减量用于无症状感染者以扶正透邪,还能在疫病流行时期用于易感人群以扶助正气预防疫病^[14]。

3.3.2 因地制宜 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存在差异,人体的生理病理特点也有所不同。因此,透邪解毒法的应用当因地制宜。在北方地区,气候干燥,风寒之邪相对多见,治疗时常用辛温之品祛邪外出。但北方因气候寒冷,饮食多以肥甘厚味为主,往往形成痰热体质,感邪后常易入里化热,故辛温解表药中常须佐以清热解毒之品,外解内清,透邪解毒。即使同处南方,位于东方沿海的江南地区与处于南方沿海的岭南地区也不尽相同,江南地区多湿邪重浊、寒湿体质居多,岭南地区则以气阴两虚、阳热偏盛体质居多,更易患湿热类温病。故岭南医家在“清热解毒,养阴扶正”的基础上,尤重醒脾祛湿,透邪解毒扶正兼施,使脾气健运,湿去热消^[15]。且不同地域用药也有所差异,如北方地区人体腠理致密,玄府闭塞,阳气内敛,透邪常以麻桂之类为主,用量也相对较大;南方地区气候温暖潮湿,人体腠理疏松,阳气易于外泄,感受风热之邪居多,故治疗常用桑叶、菊花、薄荷一类辛凉解表之剂,即使感受风寒,也少用麻桂之属,而多用荆芥、防风等轻清之品,且用量宜轻。故运用透邪解毒法时,应注重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域特点调整方药配伍及药量,有利于提高临床疗效。

4 验案举隅

张某,女,55岁。2023年4月20日就诊。主诉:发热3d,体温38℃,怕冷,时头痛,咽痛,咳嗽,有汗,舌边红稍暗,苔黄,脉滑稍数;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阳性。西医诊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中医诊断:疫病。辨证:疫毒袭肺,邪犯少阳。治以透邪解毒,和解少阳,扶正祛邪。方用金柴饮化裁:柴胡20g,黄

芩 15 g,法半夏 9 g,党参 15 g,茯苓 15 g,僵蚕 12 g,蝉蜕 12 g,川芎 15 g,金银花 30 g,连翘 30 g,牛蒡子 12 g,浙贝母 12 g,甘草 10 g,生姜 5 g。4 剂,日 1 剂,水煎服,分早、中、晚 3 次口服。4 月 27 日复诊,患者诉服上方当日热退,头痛、咽痛、咳嗽、怕冷等症相继消失,第 2 天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抗原转阴。

按:患者因疫毒外袭,邪犯少阳,兼及肺卫,病势表现为邪正交争于半表半里,症见发热、怕冷、头痛、咽痛、自汗等。故曹洪欣教授以金柴饮化裁,顺势祛邪。方中柴胡、黄芩和解少阳,清透郁热;法半夏、生姜调和胃气;党参、茯苓、甘草益气健脾,扶正以助祛邪,顺应少阳三焦枢机宜通宜和之势,给邪气以出路。鉴于疫毒传染性强、传变迅速之特点,在和解少阳同时,合僵蚕、蝉蜕,取升降散之意以畅达气机;重用金银花、连翘清热解毒,透散疫毒;配伍僵蚕、蝉蜕、牛蒡子辛凉疏风、透邪外达,开泄肺卫郁闭;浙贝母清化痰热,宣利肺气;川芎活血行气,既可治头痛,又寓“治风先治血”之意,防邪深入血络。全方在和解中佐以大量透邪解毒之品,顺少阳透达之势以防其疫毒内传,于疾病初期即阻断病势,防止传变生险。此案处方,并未见高热便纯用苦寒清泻,谨守病机,因势利导,以“和、透、清、解”为法,使气机畅、营卫和、邪毒清,故能迅速扭转病势。1 剂热退后,诸症渐消,第 2 天病毒核酸检测转阴。此案处方展现了透邪解毒法“透邪外出”与“解毒扶正”并重,以及“顺势祛邪”与“截势防变”相结合的核心策略,体现了曹洪欣教授在疫病防治中因势利导、精准施治的特点。

5 结语

曹洪欣教授提出的透邪解毒法,注重因势利导,是中医学“天人相应”整体观与动态辩证思维的集中体现,通过“因地、因时、因人、因病”等方面综合分析,运用“顺势祛邪、截势防变、调势扶正”不同方式,顺应机体自我调节趋势,调整正邪斗争态势,通过扶助正气、祛除邪气,恢复人体“阴阳自和、脏腑和调”状态,以达到治愈疾病、维护健康的目的,是在生命整体观的前提下,顺应生命生理之势与逆疾病病理

之势的辩证统一。曹洪欣教授因势利导运用透邪解毒法,可根据病势的演变规律动态调整治法,又可在疾病初期及病邪轻浅之时截断病邪,防止传变,以缩短病程并降低重症风险,还能平衡透邪、解毒与扶正三者之间的关系,在透邪解毒的同时兼顾扶正,使正气得以恢复,增强人体抵御外邪的能力,达到邪去正安的目的。深入理解把握因势利导在透邪解毒法中的应用规律,对于提高中医防治疫病与外感病能力及提高临床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曹洪欣.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不可或缺[J]. 中国政协, 2020 (5): 73-74.
- [2] 曹洪欣, 翁维良. SARS 瘟疫研究[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5: 339.
- [3] 温俊凯, 汪舒云, 高嘉敏, 等. 整体观与恒动观视域下中医“因势制宜”辨治思维探析[J]. 中医杂志, 2024, 65(18): 1854-1859.
- [4] 邢玉瑞. 中医辨证思维之病势分析[J].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2010, 33(5): 1-2.
- [5] 吴姣漫, 覃骊兰, 陈柳君, 等. “宣摄合和”法治疗变应性鼻炎的用药经验[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3, 43(11): 2123-2127.
- [6] 蔡秋杰, 张华敏, 曹洪欣. 透邪解毒法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J]. 中医杂志, 2020, 61(16): 1401-1404.
- [7] 杜松, 范逸品, 刘寨华, 等. “截断扭转”理论内涵及其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的应用[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20, 38(6): 1-4.
- [8] 卢轩禹, 卢云. “因势利导”思想在疫病中的应用探讨[J]. 环球中医药, 2023, 16(1): 8-12.
- [9] 曹洪欣. 透邪解毒法防治新冠肺炎的思考与实践[EB/OL]. (2020-04-13)[2025-04-13]. https://www.sohu.com/a/387488629_100886.
- [10] 刘巍, 林兴栋. 治疗温病透邪[J]. 新中医, 2010, 42(4): 1-2.
- [11] 刘常媛, 孙艳红. 浅议《温热论》“因势利导”治疗思想[J]. 浙江中医杂志, 2025, 60(2): 167-168.
- [12] 马剑明, 尹小倩, 刘锦河, 等. 论因势利导法论治咳嗽[J]. 中西医结合慢性病杂志, 2025(1): 41-45.
- [13] 范逸品, 王燕平, 张华敏, 等. 试析从寒疫论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J]. 中医杂志, 2020, 61(5): 369-374.
- [14] 陈志威, 张华敏, 王乐, 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验案 3 则[J]. 中医杂志, 2020, 61(9): 745-748.
- [15] 田国琴, 吴建林. 因势利导思想及其在温病中的应用[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2, 46(2): 166-170.

(本文编辑 匡静之)